



大明首相

郭宝平◎著



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典范

锐志匡时、励精图治的史诗长卷

大明政治生态写真 高层人格心理探微

郭宝平◎著

大明首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首相 / 郭宝平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8.11

ISBN 978-7-5190-4007-9

I. ①大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5043 号

大明首相

著 者: 郭宝平

出版人: 朱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责任编辑: 胡笋

封面设计: 仙境

复 审 人: 蒋爱民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7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hus@clapnet.cn

印 刷: 天津翔远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天津翔远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

1/16

字 数: 1320 千字

印 张: 69.5

版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4007-9

定 价: 198.00 元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官场拖沓误事机
尚书担当招祸端 1
- 第 二 章 宅院萧索夫人以死相逼
道观幽静大侠美女为赠 19
- 第 三 章 老讲官心系裕王自嘲荒唐
奇女子敬佩中玄意有所托 31
- 第 四 章 海瑞上疏触雷霆
高拱奏稿束高阁 43
- 第 五 章 元老有意延揽入阁
门生推测定有圈套 53
- 第 六 章 吟民谣充拜帖一见如故
筑宫殿作砝码再三鼓动 63
- 第 七 章 徐阶穷于应付
高拱入阁拜相 77
- 第 八 章 南倭北虏羽书旁午
老臣新进各说各话 89
- 第 九 章 治道分歧内阁不协
遇事争辩元辅生厌 101
- 第 十 章 了无踪影刺客扑空
有恃无恐姑苏惹事 113

- 第十一章 以真作假双方找台阶
心存牵挂两厢落热泪 123
- 第十二章 深文周纳言官下狠手
未雨绸缪刺客出利刃 133
- 第十三章 暗拟遗诏心机深藏
明议登极矛盾激化 151
- 第十四章 皇上渊默无主张
末相折冲解海禁 161
- 第十五章 元老笑脸相迎暗中布局
侠女登门造访通报内情 171
- 第十六章 八个月升七级太岳拜相
一下午哭三女中玄昏厥 181
- 第十七章 申冤心切文坛领袖费心机
执法求公内阁重臣少顾忌 191
- 第十八章 连遭弹劾中玄十上辞表
偕游胜景珊娘一往情深 203
- 第十九章 忍无可忍座主会食闹场
受人利用门生愤然上章 215
- 第二十章 深陷重围新郑进退失据
自告奋勇江陵密语献计 225
- 第二十一章 拴帝心贵妃纵容太监
试忠诚元老考验弟子 237
- 第二十二章 逐同僚学生真帮忙
陷石州汉奸实可恨 249
- 第二十三章 兄杀子客出塞家国萦怀
子毆亲仆辱官田舍务求 269

- 第二十四章 元老无长策失众望
弟子谋自用出暗招 283
- 第二十五章 居正踌躇满志欲展宏猷
海瑞牢骚盈篇得抚江南 297
- 第二十六章 访高老庄大侠有意相助
坐鉴月亭中玄坦露心迹 311
- 第二十七章 海青天念旧情软硬兼施
徐恩公不买账遭受重创 321
- 第二十八章 倚老卖老赵贞吉咄咄逼人
格局忽变张居正进退两难 331
- 第二十九章 海瑞连遭弹劾阁部为难
皇上突降谕旨举朝震惊 343



官场拖查误事机
尚书担当招祸端

宣武门是京师内城九门之一，与东边的崇文门相距不远，遵上古左文右武之制命名，取文治武安、江山永固之意。宣武门偏城下，有一座稍显老旧的四合院，首门是座广亮大门，一看便知是有品第的官员宅邸。进入首门后，是一排朝北的房屋，右手第一间称为茶室，是来客等候接见时小憩之所，其余则供仆从居住。自此向内，有一座小巧的垂花门，左右各置荷花缸一只。正值夏天，缸内空空如也，并无花木。正院北房开间进深最大，台基稍高，乃是主人卧室、书房和会客的花厅。正房、厢房和垂花门有廊连接，围绕成一个规整的院落。

这便是大明嘉靖朝礼部^①尚书高拱的宅邸。

天刚蒙蒙亮，一顶六抬大轿就出了宅院首门，沿着宣武门大街向北而行。这条街是内城为数不多的繁华大街之一。平时，坐在轿中的高拱总是打开轿帘儿，街道两旁酒肆商铺的动静、引车卖浆者的言谈举止，都会引起他的兴趣。今日，天气异常闷热，眼看就转到棋盘街了，轿帘儿还密闭着，坐在轿中的高拱，双目微闭，陷入沉思中。

他是在细细地琢磨着，何以昨夜做了那么一个奇怪的梦，让他惊出一身冷汗。

突然，从前方的棋盘街传来一阵吵闹声，侧耳细听，竟有番语夹杂其间。仔细观望，朦胧间可见一群人推推搡搡，引得早起遛弯的老者都加快步伐，纷纷向那边

^① 礼部，明朝主管文教、外交的中央机关。明朝中央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设尚书为各部长官，另设左右侍郎各一员为副，各部下设四司，郎中为司长，员外郎为副，下辖主事若干。

聚拢。

“高福，”高拱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沉思，打开轿帘，探出头来吩咐说，“快过去看看，所为何事？”

高福是高拱从河南新郑老家找来的家仆，二十多岁年纪，身材高大，皮肤黝黑，长方脸，大眼睛，目光中透着一股憨直劲儿。护送主人当直散班，家中买水购菜，都由他一力承当。他知主人的脾气，凡事最恶拖沓，听到吩咐，拔腿便向棋盘街奔去。须臾，高福就跑回轿前，高拱已探头轿外，只等高福禀报吵闹原委。

“老爷，那群人头发都绾到头顶，拿青白布缠着，说是渤泥国的番人，带啥东西在棋盘街用蛮语叽哩哇啦大声叫卖、吵闹，中城兵马司的吏目领人去制止，起了争执。”高福抹了把脸上的汗珠，喘着粗气禀报说。

“喔！竟有此事？”高拱颇感吃惊。渤泥国乃国朝藩属，而藩属朝贡早有定制。按制，每次朝贡时，朝贡使团除贡品外，可携带本国特产若干，由礼部规定时限，在会同馆旁专设的乌蛮市开市交易。渤泥人因何至京城繁华之地擅自叫卖？他本想前去探明究竟，又觉此事关涉藩邦，国体所系，自己身为掌管藩务的最高长官，不便直接出面，就命高福：“快去，知会彼辈，不必争执。此事本部堂已知，渤泥人当静待本部区处。”

高福领命而去，高拱挥挥手，命轿夫继续前行。轿夫们知道，主人平时无事，还时常责备他们如小脚妇人，今日遇此事体，定然不容按部就班，是以无须催促，即步履如飞，拐向大明门，向北疾行。

过了大明门，有一座凸字形广场，广场东侧是一排坐东朝西的院落，最北端靠近长安街的是宗人府，往南为吏部，再下为户部，继之乃礼部。进了礼部首门，刚一落轿，高拱就快步跨出。但见他头戴乌纱帽，身穿绯色袍服，腰间束犀带。袍服的胸前和后背按例缀一方补子，补子上绣着锦鸡。这是二品文官在本衙当直时所穿常服。

“司务何在？”高拱手握束带，边急匆匆往直房走，边大声道。

“禀尚书，司务李贲在此。”听到高拱的喊声，从司务厅疾步走出一位中年人，应声答道。他是举人出身，曾任河南辉县教谕，守丧期满赴京候补，因无银子上兑，候一年而不得其职，困窘至饥寒交迫，差点冻饿而死，多亏高拱从礼部右侍郎升转吏部左侍郎，倡言各衙门之官缺、候补者之资格均榜示于众，方意外获补从九品的礼部司务。

“渤泥国朝贡使团何时到京的？因何尚未朝见？”高拱已然判断出，渤泥人在棋盘街高叫卖物，必是对到京久候不得朝见的抗议，是以直截了当问。

“禀尚书，据职所知，渤泥国使团到京已两月余。”司务厅掌管文移，专门接待

来使的会同馆早在两个多月前就有呈文到部，李贽尚有印象，“至于因何未能朝圣上贡，容职咨询主客司后禀报。”

“不必！”高拱一扬手道，“叫魏惟贯来。”

“学曾在！”高拱话音未落，一位四十出头、个子高大、宽脸庞上透着一股精干气的男子，就疾步走过来施礼，正是主管外藩事务的主客司郎中魏学曾，惟贯是他的字。高拱就任礼部尚书后，常在天不亮就到部，到部后又时常叫各司郎中回话，是以各司郎中不得不一改往昔的散漫，早早就位。

高拱并未理会魏学曾，而是吩咐李贽：“李司务，你速带承差赶去棋盘街，把渤泥人请回会同馆，就说礼部正上紧办理，不日即可朝见，一俟朝见毕，礼部即允其开市交易。”见李贽领命而去，高拱边快步迈入尚书直房，边语带责备地问跟在身后的魏学曾：“渤泥国朝贡使团已晋京两月余，何故迄未朝见？”

“玄翁，此事有些麻烦。”魏学曾开口为难地说。

国朝自嘉靖年间，官场兴起称“翁”之风，即在字或号中选一雅字，后缀以“翁”，以示尊崇。高拱号中玄，故有“玄翁”之称。魏学曾比高拱晚登进士第十二年，小十三岁，颇受高拱赏识，是以他没有以官职相称，而是以“玄翁”称之。

“麻烦？甚麻烦，嗯？”高拱不以为然地反问。

“玄翁，渤泥国国书两月前已交四夷馆通译，可四夷馆迄未译出送来。”魏学曾说出了缘由。

“说甚？”高拱刚要落坐，听了魏学曾的回话，又站直了身子，忿然道，“事关国体，也能如此拖沓？足见如今的官场疲沓萎靡之风，到了何等模样！”他瞪了魏学曾一眼，“那你主客司何以不急不躁不催办？”

高拱身材魁梧，四方脸，大鼻头，眼睛不大不小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两道浓眉宛如燕子展翅，枣红色脸膛两侧，络腮胡须茂密绵长，说话大嗓门、粗声调，给人以不怒而威的印象，属僚无不畏之。但魏学曾摸透了他的脾气，知他说话办事，一向对事不对人，是个直性子，见高拱沉着脸质问他，魏学曾并不惊惧，而是跨前一步，边扶请他落坐，边道：“玄翁啊，学曾焉能不催！可是，提督四夷馆的刘少卿奉旨到湖广办理景王丧葬事宜去了，四夷馆无人主政，跑了不知多少趟，就是不得要领。”

“弊病！弊病！”高拱连连说，“国朝成例，赴各地经办藩王册封、丧祭事，例遣翰林官，刘奋庸弃本职不顾，去抢人家翰林官的差事，可恶！”

“呵呵，玄翁居然也口称成例了。”魏学曾见高拱怒容满面，想舒缓一下他的情绪，遂故意岔开话题说，“记得玄翁是最烦别人动辄拿成例说话的。”

高拱着急渤泥国朝贡事，不想扯远，于是沉脸道：“渤泥国贡使朝见的事，务必在三日内办妥，惟贯，你，亲自办！即刻办！”

魏学曾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本想自己想些法子的，既然玄翁定了时限，而这个时限内无论如何办不成，故不得不向玄翁说出实情。”

“难在哪里？”高拱不耐烦地问。

魏学曾叹口气道：“四夷馆里，缅甸译字官，两年前就一个也没有了，国书自然也就无人能译出了。”

高拱刚端起承差送来的茶盏，正要喝，听魏学曾此言，一下子愣住了，拿盖儿拨茶的手僵在半空：“四夷馆里没有了通缅甸语的译字官？”他重复了一句，质疑道，“会有这等事？”

“千真万确！”魏学曾说，“因渤泥人中断朝贡有年，故四夷馆缅甸译字官也就可有可无了。”

“过去的事先不细究，”高拱焦躁地打断魏学曾，“有无在学的译字生通缅甸？”

魏学曾答：“玄翁有所不知，四夷馆自嘉靖十六年迄今，二十八年了，从未考收过译字生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高拱把茶盏砸在书案上：“这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！是不是说，国朝对外交往事，可以不办了？那么礼部是不是也可以关张了？”

“玄翁息怒，”魏学曾小心翼翼地说，“学曾正在南北两京四处物色通缅甸语之人。”国朝成祖皇帝迁都北京，改南京为留都，仍保留一套部院寺监机构，故有两京之说。

“连四夷馆都没有通缅甸语者，你到哪里物色？等你物色到了，渤泥人怕把登闻鼓都敲破了，说不定还会伏阙抗争。如此，让藩属对我天朝做何观感？外邦有何理由敬我中国？”高拱说着，蓦地站起身，背手在屋内徘徊。须臾，他一转身，指着魏学曾，“快去，给云南巡抚写咨文，八百里加急，让他物色人译国书。”又自语道，“这又要耽搁个把月，渤泥人势必着急。这样，”他又指了指魏学曾，“你这就差人去会同馆，找个堂皇些的借口安抚一下渤泥人，同时把开市交易的牌子先发给他们。”

“先发交易牌子？”魏学曾踌躇道，“朝贡有成例，先递国书、再朝见并贡方物，之后方可发……”

高拱打断魏学曾：“你误了事机，把人家给耽搁了，还不能破个例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照我说的做！”

魏学曾不再争辩，疾步而去。高拱对着他的背影嘱咐道：“办完事，即刻来见，有急事相商。”

“尚书大人，您倒是还能稳坐钓鱼台啊！”随着一句听似抱怨、实则调侃的话音，一位四十刚出头的男子闯进了尚书直房。他身材适中，略显消瘦，八字眉，长鼻梁，尖下颌，两只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，耳孔里长着耳毛，分外显眼。他头戴乌纱帽，身着一袭青袍，前后补子上绣着鹭鹭，这是六品文官的常服。

高拱抬起头，刚想发火，与来人打了照面，却露出惊喜之色。他手拍书案，大声道：“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擅闯尚书直房！”说着，一阵大笑，起身绕到书案前，笑容满面地问，“叔大因何一大早跑到礼部来？”

“淤泥人在棋盘街闹事，玄翁知否？”被称为“叔大”的男子站在直房当间，斜对着高拱，一脸严肃地问。他姓张名居正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湖广省荆州府江陵县人，比高拱晚两科中进士、入翰林，授编修，时下任国子监司业。

“喔，叔大也听说了？”高拱边伸手示意张居正入座，边问。

张居正摆手，并未挪步，而是焦急地说：“岂止听说！眼看就要出大事啦！”

“出大事？甚样大事？”高拱忙问。

张居正神情肃然：“国子监监生一大早就聚拢在一起，个个义愤填膺，吵闹着要到会同馆抗议淤泥人藐视天朝！”

高拱刚坐下，仿佛触到烧红的烙铁似的，蓦地起身，瞪大眼睛看着张居正：“说甚？”

张居正叹道：“南倭北虏，欺我天朝，监生们也是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，对时局甚是失望。今闻连淤泥人也敢公然在棋盘街闹事，正可借机发泄压抑已久的怨气！”

高拱急了，挥动手臂往外赶张居正：“那你还跑这儿来？快！快回去，阻止他们胡闹！”

张居正却快步走过来，扶住高拱的双臂，推他坐下：“玄翁不必焦躁，居正对他们说，待探得原委再去不迟。”他终于露出了笑容，“监生们对本司业还是敬畏的，时下已安静下来。”

高拱舒了口气，“忽”地举手向外扇了扇，又伸过手去把眼前的张居正向外推了一下，蹙眉道：“哎呀呀，我闻不得这脂粉味！”

司务李贽抱着一摞文牍进来了，躬身道：“禀尚书，淤泥人已被劝回会同馆。”说着，把文牍放到书案上，走过去向与高拱隔儿而坐的张居正抱拳施礼。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李贽笑道：“呵呵，早就听说张司业性整洁，穿衣必鲜美耀目，膏泽脂香。今日一见，果是冰纨霞绮，时尚所不逮。”言毕，一缩脖子，转身出了直房。

“这倒怨不得人家渤泥人。”高拱无暇闲谈，转入正题，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，一拍座椅扶手，“监生们不问青红皂白去抗议，那不是忠君爱国，是添乱！你和他们说清楚，不准胡闹，有伤国体！”

张居正神情放松了许多：“好在是老兄你掌礼部，不然，不以为意或漫不区处，此事还不知演变成何种模样！”

高拱颇自得，也夸奖张居正道：“不是叔大坐镇，监生们还真就会闹起来！”

张居正呵呵笑道：“前几任礼部尚书，向来不理部务，居正知中玄兄不至于如法炮制，但又担心老兄大而化之，下边的人一拖沓推诿，事体就越闹越大难以收场了，是故赶紧来谒。”

高拱侧身拍了拍张居正的手臂，慨然道：“我看，举朝也就高某和叔大，对官场拖沓的弊病看不下去，忧心忡忡！”

张居正默然，欠身要走。高拱扬手向下压了两压，示意他坐下。张居正刚沉下身，扭过脸来欲听高拱吩咐，高拱却又一扬手：“算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免得监生们等得不耐烦，上街闹事。”

“呵呵，我怕中玄兄有话不说出来，憋得难受！”张居正坐着不动，笑笑说，“中玄兄还是把话说出来吧！”

高拱满意地看着张居正，问：“叔大，你见过大海吗？”

张居正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他生长在湖广，自幼读书应考，进士及第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，没有机会到沿海一行。

“我是见过的，不过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”高拱眯起双眼，缓缓道，“斯时先父提学山东，我十二岁那年随往济南，师从致仕都察院佥都御史李麟山先生受教六载。其间，先师曾偕赴青州，一睹沧海状景。”

张居正不知高拱何以突然说起这等漫无边际的事，只是茫然地点了点头。

“叔大，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”高拱比划着描述梦境：苍茫无际的大海，时而波涛汹涌，时而风平浪静。影影绰绰可见海面上高船鳞次栉比，穿梭往返。船上有中土之人，也有红发碧眼的夷人，嘈杂无比。忽而，这些舟船拥挤到一起，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车轮，“呼啦啦”地向岸上滚来，势如破竹。所过之处，村庄、街巷瞬间被夷为平地，田间劳作的农人望见此轮，纷纷抱头鼠窜，场面可怖……

张居正耐着性子听高拱说完，起身道：“是个怪梦！呵呵，中玄兄，居正得赶紧回去。”

高拱感觉出张居正对他述说的梦境兴味索然，有些失望，只得与他抱拳相别：“务必约束好监生，万勿闹出事体来！”

张居正回头道：“替中玄兄解梦之类的玄学，居正力有不逮；办些实实在在的

事，中玄兄尽可放心！”

高拱一摆手，快步坐回书案前，翻阅文牍。

“禀玄翁，给渤泥国入市交易的牌子已发。”魏学曾进来禀报，双手捧着文稿递过去，“这是给云南巡抚的咨文。”

高拱接过文稿，浏览一遍，边提笔签署，边吩咐：“叫司务来，速封发！”

司务李贻进来拿上文牍小跑着出去了，高拱指了指书案前的椅子，示意魏学曾坐下，问：“佛郎机国国势如何？说甚语？”说着，把适才阅看的一份文牍向前推了推，示意魏学曾看看。

魏学曾一脸茫然状，趋前捧过文牍一看，乃是三个多月前主客司办理番人求贡的文牍底稿。

本年四月，广东壕镜有番人以蒲丽都家国使臣名义，投书广东巡抚，恳求两件事：一、向天朝上贡；二、天朝与其相互贸易。广东巡抚奏报朝廷，诏下礼部议。时任尚书李春芳嘱主客司找借口回绝，最后以“南番国无所谓蒲丽都家者，或佛郎机诡托”为由，命广东巡抚谢绝之。昨日，高拱命司务厅把近年来办理的关涉外邦的文牍搜拣出来，送他阅览，这是其中的一份。

“佛郎机国者，似是西洋岛国。”魏学曾放回文牍，回答说。

高拱身子向椅背靠了靠，道：“时下与国初大不同矣！佛郎机人远涉重洋东渡，所为何来？”顿了顿，又道，“礼部不应只是被动应付藩属国朝贡。世界上国度甚众，倭国也好，佛郎机也罢，不唯知其所在，对其风土人情、律法国策、物产钱粮种种讯息，都要尽力搜集，彼等有求贡互市之请，也不宜一味拒之。”

魏学曾虽点头称是，却也有些疑惑。历任礼部尚书从不关注对外交往之事，更不会主动探究藩属以外的夷国，而高拱与前任独异其趣，令魏学曾感到压力陡增。

“四夷馆考收之事，不能再拖！”高拱一扬手，大声道。

当高拱说出“有急事相商”这句话时，魏学曾就猜到，定是四夷馆考收事。以他对高拱的了解，一旦事体摆出台面，此公不会佯装不知避而远之；从适才说起佛郎机国的话题看，高拱把四夷馆考收之事看得很重，似不仅仅是招收几个通外文的译字生而已，尚有更深远的考量。可是，四夷馆考收事，正是魏学曾最担忧的，他未敢接话。

“惟贯，何日启动？”高拱盯着魏学曾问。

“玄翁，这……”魏学曾露出为难的表情，“玄翁啊，嘉靖十六年考收译字生，大遭物议，皇上命都察院查办，礼部自堂上官、郎中到主事，都受到严厉惩处，以至时过二十八年，考收事都未再举！”

“正因如此，才要即刻启动。”高拱语气坚定。

“玄翁，何以二十八年没有考收，虽则是朝廷上下对交通外邦之事甚少关注，但也是因为……”

高拱打断魏学曾：“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二十八年，做礼部尚书的不是高某！”他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“内政外交，国之大纲。内政不修，外交不举，何以称治？而修内政、举外交，端赖人才。泱泱大国连区区几个通夷语之人都不作养，成什么话！”

魏学曾苦笑道：“玄翁，这些年南倭北虏侵扰不止，天朝对外交往之事几乎禁绝，只要尚有通鞑鞑语和倭语者，就足以应付。无人愿触及四夷馆考收事。”他偷偷瞥了高拱一眼，见他没有动怒，又加了一句，“玄翁，考收译字生，不是不该，是不敢！”

高拱正翻阅文牍，听魏学曾说出“不敢”两个字，不禁一惊：“嘿嘿，怪哉此言！朝廷的衙门，办职守内该办之事，何来‘不敢’？”

魏学曾解释道：“二十八年前考收译字生，因富豪凭借钱神，或钻刺官员，或买嘱权要，花钱请托，致考选不公，酿成舞弊大案。玄翁试想，若再办考收，请托、贿赂可免乎？任由请托钻谋，势必考选不公，惹出风波；若一概拒之，必有不近人情之诟，左右都是费力不讨好，谁愿惹此麻烦？”

高拱用力摇了摇头，以深沉的语调道：“惟贯，为官之人都畏难避怨，不敢担当，必致国事日非！”他一拍书案，“事当为而不敢为，都是因为私心！国法有在，果以公奉法，何怕之有？！”

“玄翁所言，自是至理，然则……”魏学曾嗫嚅道。

“惟贯，在我面前少说什么然则、但是之类的话，四夷馆考收之事，我不与你权衡办与不办，”高拱以严厉的口气说，“我只要你说如何办，何时办完！”

魏学曾不再说话。高拱仰坐在高脚梨花木圈椅上，思忖片刻，缓和了语气：“惟贯，既然办考收会招惹麻烦，此事又不能不办，那就要思虑周详。我意要先立规矩：一、定资格，当从译字官世家子弟中考收；二、严保勘，报名者须有四夷馆教师作保；三、绝干请，把禁约公布于众，丑话说前头，凡说情者通以干请论，本部参劾；四、严考试，考试之日要严加搜检，封锁防范等。还有什么，详议报来。”

“玄翁，容学曾再进一言，可否？”魏学曾以恳求的语调说。

“说！”高拱一扬手道。

“玄翁，不是学曾避烦畏难，而是为玄翁计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十年内礼部的三位尚书，徐阶、袁炜、李春芳，他们做尚书时，不要说四夷馆考收事，即使礼部的部务，也甚少过问，精力都用于为皇上写青词了。”魏学曾环视室内，压低了声音，“以学曾观察，他们无心部务，却是一意讨皇上欢心。是故，无一例外都入阁拜相，

可玄翁……”

“不必再说！”高拱扬手制止道，“我明白，你不就是想说，凡事要为个人前程计吗？惟贯，做官是为国办事的，不能本末倒置，办事是为了升官。四夷馆考收事，一定要办！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魏学曾自知不能再劝下去了，一撸袖子：“既然玄翁意已决，那就办。”顿了顿，建言道，“未必由本部发动。我这就到都察院找一二御史，嘱托他们上本建言，皇上必批礼部题覆。届时，本部再将慎思熟议的方案报皇上御批，诸如严考试、绝干请等，依圣旨而行，不唯效力大增，且本部也减少压力。”

高拱点点头，说：“只是，要上紧办，不能拖来拖去！”

魏学曾踌躇片刻，嘿嘿一笑：“玄翁，考试是仪制司的职掌，主客司不宜办吧？”

高拱不悦道：“考试是该仪制司掌管，但四夷馆考收，关涉的是理藩、外交事务，一应事体，均由主客司办理，不准推诿！”

魏学曾不敢再推脱，仿佛捧着烫手山芋，满脸苦楚。

“有我在，惟贯大胆去办就是了。”高拱鼓励了他一句。

三

永定门内有座宏大的建筑群，乃天坛也。天坛南部的圜丘，是祭天之所。这天，为筹办冬至祭天大礼，礼部尚书高拱亲赴天坛查勘，率众预演。散班后，高拱顾自大步往前走，忽听身后有人唤道：“高尚书，恭喜啦！”

高拱扭头一看，是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。

国朝设言官，言官又分属都察院与六科。都察院有御史一百一十名，按十三行省之名分设十三道；都察院外，又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，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为长，余为给事中，随六部事务繁简而名额有差，共计五十人。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。科道虽只七品，却为百官所畏。吏科都给事中与都察院河南道掌道御史分量最重，是言官领袖。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及第的南直隶淮安府人胡应嘉，从宜黄知县甄拔为给事中，迁都给事中。此人个子不高，不到四十岁年纪却已驼背，面庞乌青，两只小眼睛像鹰隼般犀利，是科道中搏击大臣的厉害角色，阁臣、九卿无不怵他三分，朝野以倾危之士视之。

高拱不与科道结交，却也不怕他们；胡应嘉倒是常常有意与他接近，每每奉承他有大才，高拱颇受用。今日又听胡应嘉“恭喜”他，不知何意，笑道：“胡科长何来恭喜？”

“此番译字生考收，至公无私，可洗数十年之弊。”胡应嘉抱拳揖道，“非高尚

书，谁能做得到！”

“喔，此事啊！”高拱露出得意的神情，“官场皆知本部堂素奉法不移，无人敢到我这里干请；且考试之日，防范严密，审对精实，是以可称圆满。”

也难怪，二十八年未敢举办的四夷馆考收，在高拱的坚持下终于启动，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筹备，严格照礼部题奏、皇上御批的方案推进。高拱亲自主持，每个环节都务求周密严谨，不留空子。考录后，高拱又命将名册榜示，接受告发，以免留下后患。三日前，礼部将考录名册上报，奉圣旨：“是。这世业子弟，你们既考取停当，都着送馆作养。”同时，照礼部《题补译字生疏》最后一项“补教师”的题请，朝廷已明令各边省督抚，多方觅求通晓缅文及佛郎机语者，充四夷馆教师。

渤泥国朝贡事也打理停当。为避免渤泥国特使在朝见时发怨言、出怪语，高拱特命魏学曾出面与使团协商，特许下次入贡，所携开市交易的售卖物可倍于常例，以此化解了渤泥国使团的不满。就在四夷馆开考的当日，渤泥国使团高高兴兴地离京返国。

四夷馆开考，关涉外务的事体得以一揽子梳理、解决，储备人才以备将来，这让高拱感到欣慰。是以听了胡应嘉的恭维，他也毫不谦虚，对答中充满自信。

回到礼部衙门，高拱正快步往直房走，余光扫见走廊拐角处一个人影慌慌张张向里缩去，他并未在意。国朝官场习尚繁文缛节，不少僚友相见礼节烦琐，高拱早就看不下去了，正准备拟一道《厘士风明臣职以仰裨圣治疏》，以匡正此弊，他以为躲到墙角的人是为免除拜见礼节的麻烦，也就一笑了之。不料刚进直房，一位中年男子“忽”地闯了进来，“咚”地跪在高拱的书案前，梗着脖子道：“下吏名顾祎，乃四夷馆教师署正！”不容高拱垂问，他语速极快地说，“此番考收译字生，人家都有子弟入选，我是教师的头儿，两个儿子参加考收，都未入选，望尚书大人开恩，腾挪一个。”或许是紧张的缘故，顾祎声调颤抖，带着哭腔。

高拱不胜惊愕！想到适才在拐角处躲躲藏藏的那人大抵就是此人，他居然闯到尚书直房求情，且译字生名册业经圣旨批准，顾祎居然要求为他儿子腾挪一个，这让高拱大出意外。他强忍怒气道：“弥封考试，凭译写番字多寡为去取，谁能作弊？况今成命已下，谁敢腾挪？”

顾祎并不起身，叩头道：“尚书大人若真心关照，自有法子！”

高拱顿时火起，一拍书案，指着顾祎：“谅你爱子心切，本部堂不与你计较，你即刻退下思过！”

顾祎“腾”地站起身，发出一声冷笑，转身就走。难得的好心情被顾祎给搅了，高拱有些恼火，但案头一摞文牍等着他处理，哪有工夫生此闲气？刚拿过一份文牍要看，魏学曾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，唤了声“玄翁——”，把手里拿的一份揭帖递

到高拱面前，“礼部、都察院门口都张贴着这份揭帖！”

高拱一看，上有“切今查得考中译字生田东作等，实系冒籍，朦胧入选”等语，不禁大吃一惊。竟然是攻讦四夷馆考收舞弊的署名揭帖，乃是顾祹的儿子顾彬领衔。揭帖开列冒籍者二十二人，请求礼部将这些人问革为民，补录世家弟子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高拱把揭帖拍在书案上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稟尚书——”随着一声唤，李贻慌慌张张跑了进来，喘着粗气说，“门外有一群落选考生自长安街游行至本部门口，高呼口号，声称译字生考收作弊，他们这些世业子弟受冒籍者排挤落选！”

高拱大惊，顿感脸上火辣辣的，仿佛被人重重扇了几个耳光，他“腾”地站起身，对魏学曾道：“你快去，把那些人给我叫来，我要当面问个明白！”又转向李贻，“拿保结来，查对一下，看看揭帖所列冒籍者，作保教师是何人！”

魏学曾踌躇着，劝谏道：“玄翁，此事，或知会兵马司弹压驱散，或由司务厅出面抚慰劝散，似不必尚书亲自接见。”

高拱扬手道：“不必！绕来绕去，何时了事？照我说的办！”

魏学曾、李贻只得分头去办。不到两刻钟工夫，魏学曾领着二十几人到了直房门口，适才还底气十足大声呼叫的一群人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你推我、我推你，裹足不敢前。

“磨蹭什么？”高拱喊了一声，“本部堂找尔等来，是要和尔等明事论理的，不是审问尔等的，何惧之有？速速进来！”

众人只得低头磨蹭着进来，“呼啦”一声跪倒在书案前，胆小的浑身哆嗦着，不敢抬头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高拱指着领头者问。

“顾彬。”一位二十多岁的高个子男子低着头，战战兢兢答。

“尔等声言考收作弊，有何弊？一一道来，果如尔等所称，本部堂绝不掩饰，务必严惩，还尔等一个公道！”高拱抑制着怒火道。

顾彬等人沉默不语。

高拱拿过揭帖，“这是尔等写的吧？那好，就拿揭帖所揭一一对质！”他命众人起身，把揭帖递给顾彬，“看好了，尔等称田东作等人冒籍，可考前开送有资格与试者到部，本部堂亲自拿着各位的保结当堂面审，当时四夷馆教师都在，有否此事？”高拱问。

这是十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事，顾彬等人只得点头。

“彼时，本部堂谕曰：‘若有诈冒，是争尔世家子弟之利，即当举出，便当惩治逐出’，彼时，署正顾祹是教师之首，而你，”他指着顾彬说，“系考生之首，尔与